

海外華文散文叢書

司馬攻散文選

SI
MAGONG
SANWEN
XUAN



海外華文散文叢書

司馬攻散文選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司马攻散文选

司马攻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6 7/8 插页 2 字数 138,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206-0906-8/I·818 定价:5.10元

自序

有时我觉得我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里，传到我算是第三代的生意人了。我从二十一岁起就投入商场，在家中无“大将”的情势下当起了“先锋”。总算是在得祖宗余荫的条件下，事业稍有所成，规规矩矩的做了十年生意人。后来不知因何缘故，我的神经开始分裂，我以马君楚的姓名继续在商场上搞我的业务，以司马攻、剑曹、田茵等笔名写文章。

我承认，我的神经分裂得颇为“成功”。我措理商务时，我忘记了我是司马攻；当我写文章时，我是百分之百的司马攻。

做生意我很专心也颇小心，这和我文艺创作是一样的。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一点没错。如果经管失当，小则亏本，大则破产，甚至身败名裂。写文章，写自身琐屑事的文章，后果就不会那样严重。不过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往往比做生意还要困难。

做生意有时可靠运气，写文章就没有运气可碰。虽然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也有碰运气得来的！但是“天成”之外，还须“妙手”。

我的散文有些也是靠运气得到的，只是由于我的功力还浅，本来是个很好的题材，结果写不出好文章来，我知道我没有“妙手”。

我的神经虽然分裂得颇为“成功”，可是做生意和写作这两桩互不相及，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作业，也曾复杂的折磨着我，交替的困扰着我。我在寂寞、矛盾之中产生我的散文！

有人说：寂寞是散文最好的伴侣。这句话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散文多数是在我孤独、寂寥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虽然我的文章大多数是在孤独和寂寥之中写成的，但是我的作品并不是无聊的文字，也不是商余的产品。我写文章有我的理想，我曾经为了写文章而放弃了一些商务，在繁忙的商务中抽空来写文章。做生意和写文章是我的两项平行。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跟我认识，甚至颇有交情的朋友，尚不知道司马攻就是马君楚。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写文章！在这个重商轻文的商业社会里，我曾经在好多个场合里，跟同是为商的生意人见面，当有人透露马君楚就是司马攻，是一个经常写作的人时，竟有人大笑起来，说道：“真想不到呀！原来老马你是一位作家！是一个大文人呢！”从他说话时的声调和神态，可以看出他的这些语气，并不是羡慕我、赞美我，而是认为我太无聊了！一个正当的生意人，为何要来搞这没出息的“玩意”！言下大有“何苦呀！何苦！”之意。

在另一方面，有一些不了解我的写作界的朋友，他们认为我是个“大老板”，写文章可能是为了扬名，想出出风头。甚至在开头时，还有人认为我的跻身于泰华文坛，当作协的副会长是靠钱的力量而得来的！

“亦文亦商”这个名词，听起来似乎挺“漂亮”，但骨子里不无弦外之音。商界、文化界，往往对亦文亦商的人“另眼相待”！

虽然是两方面都不讨好，我仍继续坚持我的写作。我在苦中作乐，乐中寻苦！

我所写的散文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一味想导人向善的文章。更没有希望我的文章会替泰华文坛带来繁荣和加添这里的文艺生气。我只觉得我写得来就得写，写多少就算多少。

这个集子所收的散文，并不是每一篇都能表现出一个崇高理想，能感动人的文章。我的文字只是我心灵和意识的流露。其中有很多篇是写我过去的往事，是属于怀旧的文字。

或许有些人要说：我这个散文集缺少地方色彩。这个我不否认，但也不承认。因为我的散文都有我的“个人色彩”！假如我不是身在海外，假如我少年时没有在中国居住过，假如我没有两个“故乡”，那我也不会写出如此这般的散文。

有人说：我们这些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的人，恐怕是最末的一代了！我极不愿意做“末代的作者”。我希望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是永远没有末代的。

目 录

自序	1
故乡的石狮子	1
祖母的芒果树	5
明月水中来	10
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	13
槟榔	19
我的义兄	23
石桥	27
鸽子的悲哀	30
荔枝奴	34
三个“七·七”	38
老姚	42
在炎热中微笑	46
冬潮	48
纸船明烛照天烧	51
鸡与凤	54
“泰华作协丛书”总序	57
游河	60

人生半世灯	63
青山	66
东北人	69
深夜里的闪光	73
砺青！我为你沉思	76
撒网捕鱼	80
花环的梦	82
北风	84
佛寺里的石翁仲	86
剪影	88
云与水(外三章).....	89
湖上生明月	92
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	95
望江楼下说薛涛	99
考艾山之夜.....	104
景甲庄记游.....	110
飘过黄山.....	115
石宫的启示.....	119
是乐园的早晨.....	124
曼谷的桥.....	133
流连榴槿终留连	149
红潮登颊醉槟榔.....	156
酒和酒徒.....	164
清明放断鸪.....	170
古城公园.....	178
曼谷五大名刹.....	190

天下第一大佛.....	203
-------------	-----

附录

作者创作要目	211
--------------	-----

故乡的石狮子

离开故乡已四十多年，家乡的景物有些已依稀难记了，但总是忘不了我家祖祠门前的两头石狮子。

童年时，我曾在祖祠补习过古文，早上上学去，从这对石狮子旁边经过，它们瞪着圆突突的眼睛，半开着笑口，算是向我打个招呼，我有时匆匆地向它们投了一眼，有时也曾瞪着眼睛和它们对视，看看谁的眼睛大些。

课余时间，这里没有木马，没有跷板，更没有秋千架，我便经常地爬在石狮子身上玩。抱着它的头，摸它突起的眼晴，凸出的鼻子，更能引起我兴趣的是它口中的那颗圆圆的石珠。

我将手指伸入石狮的口中，转着石珠，石珠随着手指的拨动而不停的滚着，好光滑的石珠啊！不只是我玩过这石珠吧！这光滑的石珠不知有多少小孩也曾经这样玩过了的。有时我很想将石珠子从石狮的口中给拿出来，可是想尽了办法，换了无数的角度，总是取不出来。“人家能把石珠放进去，难道我不能把它拿出来么？”我这样想着。一次不成功，第二次，第三次，不知尝试了几千几百次，总是不成功。“真傻！”这两头石狮子内心一定这样笑骂着我。

教授古文的老师是乡中一位族长，他年轻时中过贡生，

年纪大了，又有点地位，人家便称他作“贡爷”。跟“贡爷”念书的学生大约有六七人。我们这六七个学童，每天要轮流替这位“贡爷”老师洗涤他那名贵的水烟筒，每当轮到了我，心中老是大不情愿。黑黑的烟油粘满了烟管，水箱里的水又黄又臭，我经常用快洗法清洗，这样洗法当然洗得不大清静，加上“贡爷”的嗅觉特别灵敏，抽后不是味道，弯着两道长长的眉毛，半眯着眼睛，他心中有数了。我心中也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背诵古文的项目来了，他要我背诵那些又长又难读的篇目，一背不出或读错了，二十下手心的数是注定了。

这“贡爷”年纪虽老，人倒也“开明”，二十下手心，要左要右，还是左右轮流，任我自由选择，只是不能分期。我也不甘示弱，便一手包办了。受打的掌心厚起来许多，血红红的有些麻木，指尖更是疼痛，再也无心去跟石狮子玩了。但是，这两头石狮子却仍是瞪着眼睛，笑开着口，似乎笑得比平时更有劲，嘲笑我吧？我真想狠狠地踢它们几脚。

“贡爷”的水烟筒我老是洗不清静，二十下掌心我经常领受，石狮子总是嘲笑我这个傻子，我也很想踢它们，但是从来我未曾踢过它们。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故乡，所见的石雕狮子更多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故乡的潮州石雕狮子的造型最可爱。据记载，中国很早就有石雕狮子了，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石雕狮子是东汉时代的产物，比真狮子输入中国尚要早些。这就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创造吧！

由于我对石雕狮子从小就有兴趣，每次见到石狮子便要仔细的观察一番。在国内我见过线条简而有力、身长腿短的汉代石雕狮子；昂首挺胸，张开着口，前肢长长的唐代石

雕狮子；线条优美，缩足俯首的明清时代的石雕狮子。

在欧洲我见到的石雕狮子，造型都是写实形式的，和香港汇丰银行前的那一对铜铸狮子一般模样，雕得真象，但艺术性比不上中国任何时代的石雕狮子。

来到了泰国，见到了泰国式的石雕狮子，和缅甸式的石狮子，它们的造型受中国石雕艺术的影响很大，所以在形式和风格上和中国唐代的石雕狮子相差不多。最使我兴奋的是，我又见到了潮州的石狮子。在曼谷的大皇宫、玉佛寺、越菩佛寺等古老名刹，都或多或少的有潮州石雕狮子，它们那优美多变的线条，威猛中带着柔顺可亲的性格造型，同我家祖祠门前的那对石狮子极为相似。我想同它们玩一玩，但是总觉得有点陌生。

泰国潮州会馆正厅前面，也有一对青石雕的狮子，是属于昂首突胸，前肢长长挺立，后肢屈坐着的仿唐石狮。看来十分威武，但我却觉得少了一些亲切感，尤其是它们口中少了那颗石珠子。

离国三十载，别乡四十年，今年春天我回到故乡去，家乡较亲的族人已不多了，相识的人很少，所以逗留在家乡的时间只短短的十多个小时，祖祠前的石狮子我当然要去看看的。

我走着似曾相识，但也有些陌生的路径，终于来到了祖祠前面，远远地看见了那对久别了的石狮子。这时一阵阵的笑意从心田中涌上了脸，填满了眉眼嘴鼻，久久不散。那对石狮子的眼睛比我大，已经先看到了我，早就笑起来了。它可能还这样想着：“挖石珠的傻子又来了！”可是我这回可乖了，我不再挖那颗石珠，只用手指伸入它的口中，拨动石

珠，重温小时候那玩石珠的手法。石珠滚得更快了，因为那颗石珠子和狮子口更加光滑了。这四十年来又不知有多少小孩子来玩这颗石珠。

我将手指从狮子口中缩回，摸着它的前额，是久别重逢，也是乍别又逢。我有很多心事想向它说，它也有很多心事想告诉我吧！

但是都付于一笑之中。

至于石狮口中的那颗石珠子，我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的，就是能拿出来，我也不干呢。听人家说：石狮子口中所含的那颗石珠是怕它伤人而设的。既然如此，就让这颗石珠子永远圆团团地转动着好了。

祖母的芒果树

我的祖母是地道的泰国人，可是我不知道祖母的泰国名姓叫什么，我只知道祖母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并且还有一个很传统、很普遍的中国姓氏。据说，祖母的中国姓名是祖父替她取的。至于祖母的中国姓，跟中国的传统姓氏有无关系，我则无从所知。

当祖母三十多岁时，她带着我的父亲，跟随祖父，离开泰国到了中国。这一次的迁移，对祖父来说，是叶落归根。对于祖母则是去国离乡，她的这回离乡，便长留于中国了！

祖母在中国住得久了，她的一切都已中国化。她的潮州话虽说得有一点儿生硬，但也尚算得流利。衣、食、住更是很中国的了。唯独不能改变的，就是她的泰国人的脸孔，和吃槟榔的习惯。

祖母的吃槟榔，是不是为了怀旧，这只有祖母自己知道吧！

在我故乡的屋子旁边，有一片菜园，菜园的尽处，有一个土堆，这个土堆在我当年的眼光中，它仿似是一座“小山”。“小山”上有一株芒果树，数株龙眼，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树和花草。

这座土堆，是我童年时的小天地，我喜静，又爱云，我经

常爬在树上看那飘在天空中的彩云。

土堆面前有一个小池塘，池塘过去是一片草地，这里的“风景”不坏！只是天天看着，也就觉得有点单调，唯有天上彩云，变幻无穷。这些云朵在碧空中展出一幅一幅的美丽画图，这些图画往往随心而像，我心中想什么，彩云聚成的画面就像什么。我爱云，为了更接近云，所以爬高一点，我经常爬在芒果树上看云。

我的祖母也天天到这土堆来，来看芒果树。

当年祖母离开泰国到中国去，她随身带了几种热带果树的幼苗，植在这个土堆上。其他的树苗因水土、气候等的关系，都不能生长下来，唯独这株芒果树，似乎特别能适应，长得既高且大，叶茂枝荣，生机勃勃。

芒果是热带有名的佳果，中国境内只有海南岛有较多的栽培种植，其他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虽然也有芒果树，但是为数不多。最著名的广东省番禺县夏芳乡的“夏芳香芒”，其数量也不过数十株而已。因此我家屋旁的这株芒果树，在我们乡中，甚至可说是纵横数十里内唯一的一株。它“独树一帜”，亭亭的立于土堆之上。

芒果又叫“橿果”、“檬果”，中国的古籍所记载的“橿”、“闷果”、“蜜望”、“望果”都是指它。我独喜“望果”这个名词，每忆起祖母，总忘不了她天天去土堆看望芒果的那种神态。

每年四五月间，芒果树开了一树黄花，祖母以希望的眼光来看这一树黄花。她的脸上虽有丝丝笑意，但笑意之中却隐藏着些许沉重。

花开过后的一个多月，芒果树就结了果实，一颗颗的小芒果挂在树上，像一颗颗青绿色的翠玉缀在树梢，煞是好

看。祖母以充满着更多希望的眼光来看这些小芒果。

可惜祖母的希望经常被几阵狂风，数场暴雨，吹打得无影无踪！她最怕听那呼呼的刮风声。如果哪一个晚上，刮起了大风，或下着暴雨，祖母的脸色就显得很沉重。她知道将有什么事发生在她的芒果树上。

第二天一早，她急步走去看她的芒果树。啊，树枝上的小芒果都不见了！她的希望之果大都掉在地上，有一些已陷在泥土之中！

祖母弯下腰来，慢慢地从地上、泥土中捡起一颗颗的小芒果，盛在一个竹篮里，拿回家来。

祖母的脚步走得极慢，好像不愿意离开这株芒果树。她一步一回头，想从其他的角度来看看看芒果树上还剩下多少颗芒果？唉！就是尚能留下五颗十颗小芒果，又怎能敌得过接二连三的风吹雨打！

这株芒果树虽然会开花结果，但因水土关系，它虽能长大，但还不能完全适应。它的果实不能固著在枝上，我想纵不会被风吹雨打下来，果实长到一定重量也将会脱离树枝，掉下地来！

祖母一步一回头地走回家来，她用清水把每一颗小芒果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这些小芒果整齐地排列在一个盘子里。她凝视着这盘小芒果，脸上茫无表情，口中虽不出一言，但她心中想的可能很多！很多！

芒果树每年都开着花结下果，祖母每天都来看她的芒果树，而每年的四五月间，都有狂风暴雨来吹落一树小芒果。祖母一次又一次地以她的失望的心情来捡拾她的望果！

我离开家乡不久，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就在那里展开，

我家屋旁的菜园，和那个土堆被没收了，土堆上的花木都被砍掉。

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当时乡中起了大队人马，前来砍树。祖母正卧病在床，她心情很激动，眼泪随着一阵阵的砍木声流满了两腮。她叫我母亲到屋外去拿来几段芒果树枝，她拿在手中，呆呆地沉思着，然后吩咐我母亲，把这几段芒果枝插在家里的花盆里，看看有没有生机！

芒果树倒下去了，插在花盆里的芒果枝没有生机，枯萎了。不久，我的祖母也去世了！

祖母生前很疼爱我，她虽有好几个孙子，而最接近她，与她相处最久的孙子，是我。可是我却不能在她死时前往奔丧，不能在她灵前一哭……

我知道：当祖母将逝世之时，一定会想念着她亲手从千里迢迢的泰国带去的芒果树。我也知道，虽然她怀念着那株芒果树，而她最记挂的还是我！在她的心里头，我还是那一个爬在芒果树上，看天上悠悠云朵的小孩子！

四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三年前我到故乡，去祭拜我的祖父、祖母以及我的父亲的坟墓。

祖母安葬之地，其墓木已拱，而我的心中，这是一抔新坟，我第一次见到祖母的坟墓。

我怀着一腔至诚，两眶热泪，献上了三炷清香，跪伏在祖母墓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九拜。唉！祖母！祖母！我别您四十多年，于今人天永隔，我无时不思念着您，尤其是当芒果熟了的时候……

我默默地站在祖母墓前的明堂之上，举目环视这里的“风水”。只见碧水迂回，青山顾盼，林木苍苍，风藏气聚。山